

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
记者 倪自放

电影是 个体对生活的反应

通过社交网络,贾樟柯在疫情期间爆爆米花、锄草、种田的田园生活,被不少影迷津津乐道。谈及这段田园生活,贾樟柯说,这既是写作的调剂,也让他对中国社会有了新的理解。

“中国为什么这么有韧劲,跟我们有广阔的农村有关。大多数生活在城市的人都有个老家,我们还有这样一个稳定的后方。”

农村生活对贾樟柯本人的电影创作,也有着积极意义。贾樟柯说:“疫情期间回乡生活,给了我很多新的认识和思考。做电影,就是表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对于你所处生活的反应。这些崭新的感受,会反映在未来的电影里。”

在提到电影创作者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时,贾樟柯动情地

说:“经常有人说,贾导你的电影特别不顾及观众,其实这个话是错的。我特别看重观众,但是角度不一样。大部分电影是希望讲一个故事给观众,对我来说,我希望拍的每一部电影,都是让观众过一段生活,过一段沉浸式的生活,体验一种人生。当你带着这样的理想去拍电影的时候,你就能找到你电影中人物所有需要的细节、质感。因为过一段日子不是抽象的,要面临柴米油盐,坐什么车,走什么路,穿什么衣,说什么话,吃什么饭,所有这些就形成了你跟观众之间的一种默契。观众愿意还是不愿意进入这个旅程,差距就很大了。”

重回影院 是最美的姿态

前段时间,贾樟柯应希腊塞萨洛尼基国际电影节之邀,创作了以新冠疫情为背景的短片《访客》。在谈及短片的创作过程时,贾樟柯说:“今年年初新冠疫情的爆发,不由得让我

反思了过去,为什么2003年SARS没有留下太多的电影影像,为什么没有电影即时同步反映席卷人类的巨大灾难。希腊有一个电影节就邀请全球的七八个导演每人拍3分钟短片,这个提议让我非常喜欢,一个是我觉得它很快很及时,它对于器材是没有要求的,这个速度和具体时限能带来准确性;还有一个是你必须在家庭空间,大家都在隔离,是讲隔离时的生活,我很喜欢这个创意。”

因为出入不便,贾樟柯就在自己的办公室,与摄影师以及两个演员一起,总共四个人,用一台iPhone手机拍了一天,完成了3分多钟的《访客》。《访客》反思了疫情带来的人们社交方法的改变,也促使贾樟柯后来给荷兰一本电影杂志写了一篇文章,结尾处是说希望人类能够战胜疫情,“电影工作者拍出新的电影,我们重新回到电影院,重新肩并肩坐在一起,这是人类最美的姿态之一。”

“我相信经过疫情之后,电影

工作者能够拍出更有电影感的电影,能够拍出更加适合在电影院大银幕看的电影。因为我们经过一百多天没有电影的日子,我们重新理解了这个媒介,重新理解了怎么展示这个媒介,电影院的美感在哪,美学在哪。”贾樟柯说,观众对电影会有新的要求,内心有强烈的愿望要看到新东西,希望获得心灵的回应,需要新的作品、新的电影语言、新的方法、新的叙事。

年轻创作者 “不要忘记劳作”

作为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第一场“电影学堂”的嘉宾,贾樟柯自然少不了对年轻创作者进行创作指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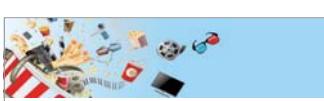
贾樟柯送给年轻人一句话共勉,就是“让爱征服一切”。被社会理解认识、被行业理解认识,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。对任何一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,在没有经验、没有资源的条件下,要开始自己的创业、创作,都是困难的,都是一

个崭新的命题。

贾樟柯说:“我特别喜欢‘电影工作者’这个词,是因为带有某种劳作的感觉。一个一个字写剧本,一张一张脸选演员,一个一个景选场景,坐在那思考、拍摄;到后期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剪起来。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劳作的人,也是提醒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,不要因为荣誉失去一个劳动者的本色,失去对劳动的热爱。”

贾樟柯对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举办,给予了高度肯定:“这是疫情暴发之后第一个恢复举办的电影节,虽然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方法,但是能够开幕,首先说明了我们国家疫情防控取得的成果,没有良好的疫情防控和防控机制,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今天能够聚在一起。再一方面,我觉得也是中国电影人的一种韧劲,一种行业精神,一个影展得以举办,离不开各个层面工作人员的努力。所以我觉得中国电影有条件更加团结,有能力做得更好。”

乐队综艺的底气是创新精神



□师文静

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一季播出后,让多年处于潜伏状态的摇滚乐队火爆去年夏天。在观众千呼万唤中,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二季终于在7月25日晚开播。只是那几个叫得响的老牌乐队就足够吸睛,再加上多元化、新鲜感十足的新晋乐队以及人气艺人乐队等,可以看出这一季节目既有情怀牌又有求新精神。这档认真做乐队的综艺,最大的贡献不是让哪个乐队大火,而是把不被人所知的多元乐队文化呈现在观众面前,让大家看到老乐队的风骨、新乐队的潜力。

既然做的是乐队PK赛,那么选什么样的乐队进行对决,决定了节目是否好看。《乐队的夏天》将33支乐队分成三组进行比赛晋级,每一组中的乐队都五花八门,刚播完的第一组乐队中,就有成立多年的木马乐队、水木年华、重塑雕像的权利,也有刚成立的Mandarin、福禄寿、傻子与白痴,还有方言民谣乐队五条人等,他们一开口唱歌,各种音乐风格扑面而来。比如,引爆本季第一期节目看点的五条人乐队,用广东方

言演唱普通人的琐碎生活,音乐中弥漫着南方的潮热气息,被称为小镇诗人乐队。超级斩乐队女主唱“酸”的硬核嗓沙哑又劲爆,连超级乐迷周迅都跃跃欲试。重塑雕像的权利乐队很高级,连歌词都是用英文思考哲学问题、环保问题,节目重点打造的首场演出也很高级,弥漫着“滚圈精英”的质感。马赛克乐队一出场,观众才知道,现在还有人玩复古迪斯科音乐,乐队唱的《霓虹甜心》才是夏日海滩乐队的感觉,很有感染力。

相比于第一季,《乐夏》第二季的乐队水平更加平均,前一季老牌乐队“回忆杀”打足了对摇滚乐的敬意与情感牌,第二季摇滚情怀不再那么突出,一批真正代表乐队文化未来、重新定义乐队文化的新面孔出现。福禄寿乐队和Mandarin乐队,是由专业的国际范儿学院派音乐人组成,也代表了超级年轻乐队的水平和活力,尤其是Mandarin乐队这些科班出身的音乐硕士们早就在国际音乐节、电子音乐圈打出名气,登上“乐夏”的舞台自然被看好。傻子与白痴乐队成员蔡维泽是选秀节目《明日之子》的冠军,白日梦症候群乐队的主唱白举纲本身就是流行歌手。艺人组乐队上综艺可以说看点十足,吸引选秀节目粉丝。傻子与白痴乐队尝试了各种新鲜的音乐风格,但最终在第



一轮被淘汰。年轻流量明星组乐队上节目,也可以带动那些本来只关注爱豆不关注音乐的粉丝,进一步了解音乐本身,接触乐队文化。

最难可贵的是,第二季延续了第一季打造个性乐手这个特征。第一季节目给了“怼人十级选手”新裤子乐队彭磊充足的展示自我个性的机会,而第二季只是第一期就迅速立住了多个乐队多个乐手的风格。五条人乐队的仁科、阿茂的风趣

幽默全网认可,有着有趣灵魂的仁科一个人贡献了全节目的梗,而马赛克乐队主唱夏颖的真诚可爱也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很多观众是把这档节目当喜剧类综艺看的。

去年《乐队的夏天》第一季播出时,很多人认为这又是小众音乐尝试走入大众的一次徒劳,但谁也没想到它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关注度,新裤子、刺猬、盘尼西林几支乐队通过节目大量涨粉,节目带来的关注度直接转化成不断

上涨的演出费,这些乐队成了商演的宠儿,也成了一些快销产品的代言人,独立音乐本身的商业价值被挖掘。去年的“乐夏”打足了怀旧牌,通过早就被认可的老炮乐队的演出站稳脚跟。今年的“乐夏”在乐队选择上更加多元化,这也是大众所期待的,希望随着淘汰赛的播出,节目能留下更多年轻的、有音乐创新精神的乐队,这才是能推动乐队文化继续前行的力量,才是未来乐队文化的真正底气。